

娲皇宫：天下第一“活楼”

■ 洪建国（北京）

翻开人类历史的扉页，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抁土造人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一直传承了上千年，人们对有着创世之功的盘古、女娲尊敬有加，在多地建造盘古庙和女娲庙加以祭祀。相传，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的中皇山下、清漳河畔，正是中国神话传说女娲娘娘炼石补天、抁土造人的地方，于是古人就在这里建造娲皇宫，以此纪念这位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

有史记载，娲皇宫最早建于汉文帝时期，当初规模很小，只是一座小庙。北齐时期，文宣帝高洋在这里修建途中憩息的行宫，辟有三石室，雕刻有数尊神像，以女娲为首。后来，娲皇宫越来越有人气和名气，竟成为全国五大祭祖圣地之一，也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肇建时间最早、影响地域最广的奉祀女娲的历史文化遗存，被誉为“华夏祖庙”。

来到中皇山下，远看娲皇宫所在山体，像是一把太师椅，山上郁郁葱葱，娲皇宫坐落在椅面上。山脚下有“三宫”，穿过山前首庙朝元宫，路过停驂宫（歇马殿），停驂宫是一行宫，为圣驾及香客休憩处，由于孙殿、南北厢房和西门楼组成。每年农历三月十八娲皇诞辰之日，民间在此举行众神庆寿之仪，热闹非凡。停驂宫的山墙上，画有娲皇宫全景和一幅壁画：“伺禁图”，是一幅珍贵的艺术品。此宫的正殿、配殿分别是悬山、硬山式建筑。

沿着登高路上山，路过水秀亭、山明亭、望漳亭、眺峰亭，抬头上看，便是中皇山最高处的娲皇宫，它紧紧地贴在悬崖峭壁上，像一张单薄的纸，随时有可能被大风吹走，因此古有“倚崖凿险，杰构凌虚”之称。再向上攀，在山眉处辟有一处略微宽广的小平台，这里竟然隐藏着一个大世界，不但建有山门、皮痒庙、娲皇宫、梳妆楼、迎爽楼、钟鼓楼、六角亭、木牌坊、水池房等大小12座建筑，而且有始凿于北齐

年间的摩崖石刻，有《思益梵天所问经》《十地经》《佛说戒戒经》《佛说孟兰盆经》《深密解脱经》《妙法莲华经》6部经书，这是我国现存摩崖刻经中时代最早、字数最多、面积最大的一处，被誉为“天下第一壁经群”。娲皇宫底基有北齐石窟、眼光洞石窟、蚕姑姑石窟，令人惋惜的是窟内石像大都残缺不齐，但庆幸的是洞内壁环刻经文保存还算完好。

作为娲皇宫主体建筑的娲皇宫，背倚悬崖，依山就势，巧借天然，建造在北齐石窟的洞顶之上，它以条石拱券为基，在石基之上先是建造华夏始祖庙，庙上又接连建造了“清虚”“造化”“补天”三层楼阁。娲皇宫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悬空而立，直入云霄，看上去很像山西大同恒山上的悬空寺，虽然它们在结构上有所不同，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登临娲皇宫，三层楼阁设有上下楼梯，但十分狭窄陡峭，只容一人上下，外设狭小走廊，站在廊边远眺，蓝天白云，群山涌翠，漳水如带，湖光粼粼，美景尽收

眼底。从外走廊向洞后走，竟有一个惊人发现：在娲皇宫后墙与崖壁连接处挂着一条条缠着密密麻麻红丝带的铁链索，我仔细数了下，共有9条，它们将阁与崖壁所凿9个“拴马鼻”连接系在一起，有人说这9条铁链索是娲皇宫的9条“安全绳”，听人说，登阁的游客一多，阁体就会晃动，铁链索就会朗朗作响，直至伸展起来，绷得像弓弦张满一样，阁体彻底前倾。如果登阁的游客少了，铁链索就会回缩，阁体就会后仰，直至静止不动。正因如此，娲皇宫被称作“天下第一‘活楼’‘吊庙’”，其结构奇特，匠心独具，真乃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动静结合的杰作。只是当天登阁的人不多，没有感受一下“活楼”之“活”的妙处。

从娲皇宫下来，一步三回头地张望这座“活楼”“吊庙”，心中默数着当地人用9个数字形象概括出的娲皇宫特点：1座吊楼、2种宗教、3个石窟、4组古建、5种刻经、6部经文、7尊塑像、8大功绩、9根铁索……不知不觉下山了。

■ 吉红军（山西）

入冬之后，夜里凉意袭来。万籁俱寂的时刻，我却总是不能安然入睡，夜里老做梦。梦中的母亲依旧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我，仿佛有千言万语想说，这一切，仿佛昨日重现，让我深深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小就倍受宠溺。父亲在煤矿上班，每月工资13元，供养着我们这个六口之家。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全靠母亲操劳，节衣缩食的日子过得十分节俭。千辛万苦，但是母亲从不苦着我。

母亲性格热情豪爽，乐于助人，爱抱不平，在村里人缘极好，村里的婶婶婆婆们尤喜欢来家里找母亲聊天，一聊就聊很久，小时候经常睡到半夜被吵醒，发现聊天的人还没有散去，依旧兴致勃勃聊得欢畅。

母亲是一个非常喜欢热闹的人，十里八乡哪里有集会唱歌，她逢场必去。母亲说，热热闹闹的日子，过得才有滋味。

母亲年轻时患了糖尿病，但她生性大大咧咧，从不把疾病当回事，饮食也不忌口，全靠父亲悉心为她调理。母亲身体一直健康，很少生病。正有不测风云，我们谁也没想到，2023年的正月十五这天，母亲竟这样突然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从发病到去世，仅仅22天。当时我们都以为，受疫情影响，母亲仅仅是“阳”了，和大多数人一样，休息几天就好了。当时母亲卧床不起，浑身疼痛，不敢触碰，但是我们毫不知情，姐姐们为了不让母亲久卧，两个人搀扶着她在屋里溜达，母亲强忍疼痛，乐呵呵地和姐姐们说话……母亲的病情每况愈下，县医院建议我们立刻转到市医院，路上，我们安慰着母亲，市里的医院医疗条件更好，身体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母亲的嘴角动了动，艰难地牵起一丝笑容。我别过身，眼泪忍不住往下落。母亲性格乐观，无论什么时候，都对未来充满期待。

马不停蹄赶到市医院后，病危通知书就像闪着寒光的利刃一刀刀割着我们的心，一切都晚了……母亲执意要回家。母亲在弥留之际，平静地向前来探望的亲戚朋友一点头致意，目光在床前陪伴着的我们身上久久停驻，母亲仿佛累了，轻轻地闭上眼睛，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夜深人静之时，我独坐窗前，含泪提笔，每一笔都承载着我对母亲深深的思念与无尽的哀愁。愿我的思念能够化作一缕清风，穿越母亲乐观豁达的一生，抵达母亲的坟茔。

秋末冬初，成群的黄蝴蝶又飞来了。

梦中又见俺娘亲

登高

■ 叶荣荣（安徽）

但逢天朗气清，就去登高望远。少时登高，是一种征服。彼时体健身轻，脚快如风，纵然山势峻峭，山道绵长，亦无惧色。哪座山头高，就往哪座山头去。足踏山巅，头顶苍穹，张臂伸腿，在天地间写下一个自我的“大”字。现在想来，是受“山登绝顶我为峰”情结的驱使。大鹏展翅，追风逐月，一览众山小，是少年风流。

青年登高，是一场磨砺。二十五至三十二岁，我在黄山谋生。三十六大峰，三十六小峰，峰峰奇峻，峰峰竞秀，峰峰也磨人。那几年，我带着不同的人，登着相同的山。登山信峰看曦阳，登山看夕照，登山看峰看苍雪，登山看云海。一个人的时候，在排云亭的石道上徘徊想心事。

被群峦峰林困住，这是始料不及的。那些循环往复的山道我走得缺少意气，不如少时轻快，时有逃离之念。但这样的山，不得不登，这样的高，无法回避。终究没有一走了之，忍着性子上下下下，往复循环。当最后一次下山，回望“我曾经登上过的那些高山”，有无法言释的欣慰和坦然。

中年登高，不求峰耸凌云，只求心舒神怡。四十几岁，常去城郊翠螺亭登高。螺狮

顶高不过百余米，被周遭翠峦遮蔽其间，不显山也不露水。山间散布毛竹和山茶，映山红逢时现身，红绿间杂，相衬相映。杉木齐整挺挺，石阶蜿蜒游走，落日处，叶落似飞雪，纷纷扬扬。这样的山，是我中年之所爱。

中年登高，不再一鼓作气。把握好合乎生理和心理的节奏，用脚步的缓，诠释中年的慢。用呼吸的软，吐纳人生的淡。螺狮顶北面临城。天青色，烟岚薄，群鹭低回山林晚。巷陌深，孤帆落，一江秋水絮斜阳。一座最不乏温情与烟火气的徽州小城，是多少中年人的旧梦。有如百草园之于鲁迅，茶啊古镇之于沈从文，高邮水乡之于汪曾祺。难割难舍的情愫在笔下生辉，于纸间流光，成毕生之吟唱。

我幼时的蹒跚，少时的仓皇、青壮时的蹉跎，都在这里留下了印迹。一个渺小的人，在一座不大的城，有一条极不规则、难以捉摸的轨迹，唯立于高远处方可拨云见日。极目远眺，求解这条飘忽曲线的走势答案，是中年登高望远的隐秘命题。

南边面山。迎风而立，披上薄衫。薄衫，传递登高的心理暗示。山风掀起衣衫，哗哗作响，衣袂飘飘，有涤荡身心的快感和脱凡脱俗的满足。衣衫薄，不阻挡风的自在，又能撩起风的狂野，契合中年的释怀心境，激烈而不

初冬物象

■ 刘琪瑞（山东）

瓦上霜

瓦是青瓦，霜是白霜，房檐上铺满了寒意。一两片被霜色染红的柿子叶飘落下来，落在青瓦白霜上，就有了几分暖意。一只麻雀飞来，叽叽喳喳在上面画了一行爪印儿，仿佛在说：我的地盘我做主，谁也别来打扰！

寒气凝重，一排排青瓦上盛开了簇簇霜花，各种形状的，有白蝴蝶，有白梅花，还有白雏菊，闪着凛凛寒光。主人怕是怕太过凄寒，早在院外栽种了两棵柿子树。霜色满天时，柿子正红，柿叶也跟着红，枝杈旁逸斜出，伸进画面里。

一群一群的鸟儿不请自来，啄食红彤彤的柿子，有的柿子啣着啣落下来，红柿叶也嗖嗖地落，落到了青瓦白霜上，那色彩格外好看，那氛围更温馨，像一幅画儿。

爬山虎

爬山虎似虎不是虎，倒是像小蝎虎，长

有带吸盘脚，善于爬墙，枝蔓伸到哪儿就爬到哪儿，一个夏天就把整堵墙爬满了，布满了密匝匝的绿，绿得好像风儿都吹不进来。

深秋，爬山虎变化法一般，寒露染成了淡黄，轻霜又染成橘黄。到了初冬，爬山虎的叶片又被霜雪涂成深红，红得耀眼，红得透亮，把偌大一堵墙装饰成了风景。

母亲住在乡下老家，家里的院墙上布满了一帘帘爬山虎，小院里还有一片青竹林。到了有霜雪的日子，母亲的小院亮堂起来，墙上的爬山虎红得像霍霍燃烧的晚霞，映得墙根下那片青竹愈加青翠挺拔。那只大红公鸡带着一群母鸡绕来绕去，冷不丁跳上青竹竿，喔喔地把一天叫醒。

红叶落尽时，粉白的墙体上露出爬山虎的枝蔓，错落有致，仿佛谁画的一幅淡墨画。小孩子看见了，嘻嘻哈哈跑过来，捡起土块石块，也在上面涂鸦几笔。

爬山虎还有个名字，叫地锦，很符合它的特性。它原是生在野外，无墙可爬，只有岩石、土坡和大树可攀，葳蕤蔓延，铺成一片锦

绣，地锦这名儿，确实恰如其分。

黄蝴蝶

冬天是没有蝴蝶来的，更别说黄色的蝴蝶了。但在我的家乡鲁南一带，人们喜欢把小扇形的银杏叶叫“黄蝴蝶”，动态的，银杏叶美得不可方物。

只有在初冬，飘落的银杏叶才能叫黄蝴蝶。银杏林中，金黄的银杏叶飘落，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落尽的，寒霜轻重，风力大小，都影响落叶的早晚，落叶的进度。每一次飘落，金黄的银杏叶像是有灵性似的，有的恋恋不舍，有的遥遥轻扬，多像成双成对，翩翩起舞的黄蝴蝶啊！

有人捡到完整的银杏叶夹进书页，当作书签。黄蝴蝶浸透了缕缕书香，灵动起来，它会翩然飞进书的世界，飞入你天马行空的思绪里吗？

黄蝴蝶的叫法，并不是我家乡人的发明，郭沫若先生早在他的名篇《银杏》里就这么叫了，“秋天到来，蝴蝶已经死了的时候，你的碧叶要翻成金黄，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

秋末冬初，成群的黄蝴蝶又飞来了。

老屋轻抚旧时光

■ 何娟娟（广东）

每个人心中都揣着一个故乡。它是几时光阴的归处，亦是心灵栖息的港湾。

我出生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那里三面环山，小镇刚好坐落在山凹的平缓地带，由近及远的山峦一层淡似一层，重重叠叠延至远方。

家中尚有一间闲置的老宅，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它收藏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宅子是两层的砖石结构，外墙先后修葺过几次，临主街的一面还保留着刚建成时的马赛克外墙，侧面本是毛坯，后来贴上了瓷砖，而后又加建，砖色不一，如果环绕式观摩这座屋子，很容易发现它的草率和不搭调，像是一件旧衣服上打了很多个补丁。

走进这间屋子，如同走进了时光深处。一眼扫过去，家具和灯管都蒙上厚厚的灰尘和蛛丝，墙皮因渗水长出斑斑点点的图案，低矮处几笔潦草的勾勒，是儿时画的小人儿图案，在时间的冲刷下失去了轮廓，漫漶不清的样子，像是来自远古时代的图腾。墙体与天花板之间，起初裂开一条小缝，后来这条缝长满了“脚”，向东西南北蔓延，小小的我时常对着它发呆，观察着一天天的变化，总屋子有崩塌之虞。二十年光景过去了，今时今日再

见，除了墙体发黑之外其他并无二异，缝隙之间勾勒出微翘的弧度，不失礼貌地向我打着招呼，像是迎接久别重逢的老友。

仍记得那些炎热的傍晚，盛夏的风携来一阵清凉，拂过脸庞，拂过赤裸的脚丫，鼓动着轻薄的的确良衬衫随着风波动起伏，衣彩上的小花绽放又收效。

老屋的每一个物件或场景，像是平时时空里的开关，目光所及之处，“啪”一声就像打开了聚光灯，唤醒了儿时的回忆，恍惚间看到了不同时期的自己在屋里各个角落交错重叠的身影。

踱步至楼顶，天台上杂乱堆放着弃物，有散了腿的凳子、空饮料瓶子、褪了色的旧脸盆、散落一地的沙石以及砖头缝里滋长出来的几绺杂草、墙角潮湿处生出一层肥厚的青苔，林林总总，热闹又荒凉。

站在天台放眼望去，近处的田地已被一幢幢楼房所取代，那个童年的欢乐场啊，如今已不复存在。犹记得秋收之际堆放在稻田里的谷垛，足够让我们玩乐一整天。在谷垛上翻跟头、过家家、捉迷藏……乏了累了便四仰八叉躺下去，看着浮云懒洋洋地从头顶横贯而过，变幻出各种形状。毛茸茸的是野兔，簇拥在一起的是奔跑的小鹿，细细长长的思虑魔法杖……我们躺在稻草堆上谈天说地，思绪驰骋于旷野。直到暮色四合，母亲的呼唤声响起，我们拍打掉身上的稻秆，吹着口哨回家。

随着年岁渐长，有关儿时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可一旦回到老屋，那些被封存的时光瞬间被打开，如同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往日光阴。望向更远处，天色逐渐转为浓稠的灰，起伏的林梢给天地相接的地方镶上了一层茸茸毛边，我仿佛看见时间的边界在日与夜的交替中渐趋模糊。傍晚的微风轻轻拂过，那是老屋伸出温软的手，轻抚着记忆深处的童年时光，也轻抚着我无处安放的心。

汪志（甘肃）

天下的巷子可谓千千万，有宽的，有窄的，有长的，有短的。而在安徽桐城市有一条巷，它东起西后街巷，西抵百子堂，巷南为张英宰相府，巷北为吴氏宅，它虽然只有2米宽、100米长，却是天底下最“宽”的巷子，它就是妇孺皆知的“六尺巷”。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关于六尺巷的故事，最早记载于清末民初桐城派作家姚永朴的《见闻随笔》。清代名臣张英（1638—1708），康熙六年（1667）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深得康熙帝的信任与器重，并称赞他道：“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他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上发生了争执，因两家宅地都是祖上基业，时间又久远，对于宅界的划定谁也不肯相让。双方将官司

打到县衙，又因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县官也不敢轻易了断。于是张英千里传书到京城，希望在朝为官的张英拿主意。谁知张英接信后，提笔在来信上写了四句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接到回信，张家人顿悟其意，主动拆墙退让三尺。吴家感其义，也向后退让三尺，于是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一场地界纠纷就在这种互谅互让中得到圆满解决，化干戈为玉帛。

张英以他谦逊宽容、秉礼处世的家教家风，为世人称颂，给后人启示。张英之后，张氏家族科举大张，人才辈出，呈现了“父子宰相”“三世得谥”“六代翰林”的耀眼景象。其中，张英次子张廷玉最为突出。张廷玉（1672—1755），康熙朝进士，累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为官同样勤谨，雍正褒扬其为“调梅良弼”。

除了做人和为官，父子俩在治家方面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家训。

张英把一辈子修身心得总结为家训《聪训斋语》，提出了“立品、读书、养身、择友”四纲，并且把整部家训的精神概括为四句话：“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张廷玉继承和发展了父亲张英的治家和为官理念，加上自身数十年“意念之所及、耳目之所经”的处世经验和人生感悟，同样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部家训名篇《澄怀园语》，书中写道：“一言一动常思有益于人，惟恐有损于人。”

和父亲一样，张廷玉也有一桩礼让美谈，那就是“父子让探花”。雍正十一年（1733），张廷玉长子张若霁参加殿试，雍正阅至其卷时，觉得该卷字画端楷、文意绝佳，便拔至三甲三名（即探花）。待拆卷时，方知是张廷玉之子张若霁。张廷玉得知后，立即奏请换选他人。但雍正明确宣布：选拔非常公允，并非知道是大臣的儿

子而有意甄拔。然而张廷玉仍再三恳允“以此让于天下寒士”，雍正深感其义，遂降为二甲第一名。这样的情操境界，与其父张英一脉相承，令世人感佩。

“争一争，行不通；让一让，六尺巷。”六尺巷的故事以及张英、张廷玉父子的言行蕴含着中华传统包容万物、兼收并蓄的博大精神，也体现出中国人谦逊低调、温和有礼的性格特征。平时我们应该多一些善良，少一点争执；多一点宽容，少一点狭隘；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责。这样，也就多一些快乐，少一些烦恼。

“六尺巷”是一把人性修养的尺子，作为新时代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知古鉴今，值得我们经常拿出来量一量。“六尺巷”是一种人生境界的隐喻，值得我们经常去走一走。常走“六尺巷”，走出的是高天白云，走出的是人生天地宽。三百年来，“六尺巷”容颜不改，无论未来如何变迁，这条天底下最“宽”的巷子永远光照人间……